

约翰·莱昂斯 著  
黄继峰 宋珉  
金福芬 译  
昆仑出版社

Shijie  
Zhuming  
Zhexuejia  
Xiaozhuan  
CongShu

Fontana Modern Masters  
CHOMSKY John Lyons

乔姆斯基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

# 乔 姆 斯 基

约 翰 · 莱 昂 斯      著  
黄 继 锋   宋 珉   金 福 芬      译

昆仑出版社

John Lyons  
**CHOMSKY**  
Fontana Modern Masters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约翰·莱昂斯 著  
黄继峰 宋珉 金福芬 译

**乔姆斯基**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1998—042号

原文书名：Chomsky  
原文作者名：John Lyons

Chomsky: Fontana Modern Masters  
Copyright ©1991 by John Lyon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1999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Kunlu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K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乔姆斯基/(英)莱昂斯著;黄继锋 宋珉 金福芬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9. 3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ISBN 7-80040-387-4

I. 乔… I. ①莱… ②黄… ③宋… ④金… III. 乔姆  
斯基, N. A. (1928—) -传记 IV. B712.59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35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9.20元(膜)

## 作者简介

约翰·莱昂斯爵士自1984年起一直主持三一学院。他生于1932年，先后在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学院和剑桥的基督学院求学，并于1954年在基督学院取得第一个学位。然后他在皇家海军服役两年，在此其间接受训练担任俄语口译。1956年他返回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次年被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委任为讲师。1961年，他于剑桥大学担任普通语言学讲师一职，同时在基督学院的古典语言方面任教。1964年到1976年，他任爱丁堡大学普通语言学教授；1976年至1984年，他转任苏塞大学语言学教授的职位。他还曾在巴黎大学和美国的几所大学（包括印第安那州立大学，1960年到1961年及1963年，他曾于该校教授语言学，并研究机器翻译）任过客座教授之职。他也曾在世界各地讲学。

1987年，他获剑桥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曾获卢文大学（Louvain）、莱顿大学（Reading）、爱丁堡大学（Edinburgh）和苏塞大学（Swssex）的名誉博士称号。他是英国学会（British Academy）的成员，也是美国语言学会的荣誉成员。1987年，他因为对语言学的贡献得以封爵。

他是《语言学杂志》（Journal of Linguistics）的第一任编辑（1965—1969）；他发表的作品（其中很多都已翻成多国文字）有：《结构语义学》（Structural Semantics）（1963）；《理

论语言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1968); 《语言和语言学》(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81); 《语言意义与文境》(Language, Meaning and Context) (1981年第一版; 1991年第二版); 《自然语言与普遍语法》(Natural Language and Universal Grammar) (1991) 和《语义学》(Linguistic Semantics) (1995), 他已婚, 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外孙。

## 序 言

当选这个系列的许多学者是在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为自己的学科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从而很快成名的。但乔姆斯基与众不同。在六十二岁的高龄他仍像年轻的时候一样积极活跃、成果丰硕。直至今日，他在学术界的声誉仍像二十多年前一样如日中天。尽管他现在的语言学研究（同时涉及哲学、心理学等其他的相关学科）不再像当年一样令人耳目一新，但仍然被专家们，甚至包括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专家们，公认为绝对的权威。当然，他的研究仍然是多种争议的焦点。

本书的主要意图（正如我在第一版导言所说的），是向读者介绍足够的历史和专业背景，以便大家能够更好地继续阅读乔姆斯基本人的作品。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坚持认为，要想看懂乔姆斯基的作品，甚至他那些专业性不强的作品，要想理解他的思想对不同学科产生的深远影响，就必须先深入地了解他所建构的生成语法体系。本书第一版时曾有幸请到乔姆斯基本人阅读手稿，对手稿提出宝贵意见；这就保证了本书在当时（1970年）对他观点的叙述还是较为公正、可靠的。在乔姆斯基对我的描述或解释表示不同意的地方，我

都在文本本身或后面的注释中显明出来。第一版发行后评论界的反应是热烈的，而且对其中的大部分表示了肯定。

至少从六十年代以来，乔姆斯基的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多年来这些思想一直在完善着、修正着，展现在面对不同读者和听众的大量著作、文章、演讲和采访之中。这使他的追随者和诠释者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他们把过去三十年间生成语理论的所有变化细节都描述出来，就会吓跑那些哪怕是最热心最有好感的非专业读者；但若只用乔姆斯基近几年的出版物作为选材和术语的基础，又未免适用面太窄。实际上，是乔姆斯基的早期作品——现在也可以称作中期或“经典”时期的作品，在语言学圈外产生的影响最大；时至今日，人们仍然运用这些作品提供的术语在讨论一些乔姆斯基首次提出的哲学和心理学问题。而且，虽然乔姆斯基仍然在自己选定的范围内不断为语言学作着贡献，并且在这个领域享有绝对的权威，但他目前所研究的生成语法系统只是众多相互竞争的广泛的乔氏系统中的一个，当前只有少数语言学流派赞同。因此，即使面对的是语言学家，要介绍乔姆斯基的研究也应该把重点放在较早的时期。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忽略乔姆斯基在最近二十年所进行的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研究工作！

当我在1977年准备第二版（修订增补本）时，上述的矛盾还不像现在这样棘手。前七章我基本没动（只纠正了印刷错误和个别小错）。但我对导言进行了修订，增加了一些材料，改动了几处语句；我还增加了一两个脚注，让读者参见两个新加的附录。此外，我还补写了第八章，介绍了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之间生成语法的进展；对当时的第九章到第十



一章也进行了大幅度的增补。

在第一个附录里，我（为了方便学生）对“经典”时期的乔姆斯基生成语法理论的基础，形式主义，进行了相当正规的介绍；此外，一方面对生成语法和自然语言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一些谨慎的评价，一方面对乔姆斯基在形式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假设进行了评价。利用第二个更短的附录，我纠正了本书第一版的读者和评论者认为不妥的一些地方，他们认为我在把乔姆斯基作为“现代大师”论述的过程中有失于偏颇之处，尽管还称不上偏见。我强调了已出版了的《语言理论的逻辑结构》(Logical Structure of Linguistic Theory) (1975) 一书，这本书表明了乔姆斯基早期和晚期的思想（从出版的作品来看）并没有我最初认为的那么大的差别。同时，总的来说，有关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理论价值和在他之前的语言学家的关系问题，我坚持自己的评价。在附录Ⅱ中我还回应了海姆斯 (Dell Hymes) 对本书第一版所做的信息充足的长篇评论，建议读者注意其中包含的有关美国六十年代语言学、学术生活和态度的背景知识；当时乔姆斯基以政治思想家和活动家的形象闻名。

在准备这个进一步修订、增补的新版本时，我基本上让前十一章保存了原样（以第二版为基础）；但是我对第八章和第十一章的标题做了轻微的变动。两个附录也保存原貌。但我增加了新写的第十二章，标题为“乔姆斯基革命：一个进展报告（1991）”，对注释、参考书目和建议书单我也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增补。

当然，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年内对乔姆斯基语法理论和语法体系（通常被称为“管约论”，“Government—Binding Theo-

ry”但这个叫法并不准确)的最新发展统统概括进去。在第十二章,我只是把近十年来那些公认的是突出的发展概括进去,把它们以简洁和非专业化的方式与乔姆斯基在“经典”时期所述的转换生成语法的“标准理论”(Standard Theory)联系起来,并在更广泛的理论和实践的背景上对其进行评论。在我看来,现在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即使是训练有素的语言学家,更不用说非语言学家,也往往见木不见林,很难从其中繁殖出来的大量变种和杂交品种中挑出真正的新物种来。时下流行的有关转换生成语法或乔姆斯基语言哲学的各种教材和介绍,哪怕是其中最好的,都未能把他的观点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上来看待,缺乏历史角度的可信性。为了参阅方便,我把第十二章的内容规范到这样的一些标题之下:“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和乔姆斯基主义语言学”、“生成语法和‘生成计划’”。“‘柏拉图的问题’和乔姆斯基的答案:遗传回忆”,“I—语言和E—语言;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语言和语法”、“深层结构和普遍语法”、“心智和语言的组合性”、“组合的神经语言平行论”、“普遍语法:原则和参数、标记;核心和边缘”、“乔姆斯基的还原主义、物理主义和科学的统一”、“心灵主义:合理性和合理化”和“管约化”。在新的推荐书目中,我尽自己的所能为各种读者群体进行了指导。

最后讲一下乔姆斯基的政治著作。正如我在本书第二版的前言中所说的,我有意对此保持缄默,因为我觉得自己对这个问题(无论从国籍还是从经历来看)没有发言权;而且我还冒昧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尽管就个人而言,他的政治观点非常重要,但是他的语言理论使他跻身于‘现代思想大师’之列的”。现在我仍然这样认为。然而,必须承认,近十

年来，乔姆斯基在政治理论和评论方面，出版物的数量即使没有超过，至少也相当于他的语言方面的出版物。在参考书目中我列出了其中较为重要、较为流行的书籍，并在推荐书目中，为那些对乔姆斯基政治观点特别感兴趣的读者进行了进一步的指导。

J. C 1991 年 3 月写于剑桥。

# 目 录

序 言	(1)
第 一 章 导 言	(1)
第 二 章 现代语言学的目的和态度	(7)
第 三 章 “布龙菲尔德学派”	(16)
第 四 章 语言学理论的目标	(24)
第 五 章 生成语法：一个简单模式	(33)
第 六 章 短语结构语法	(41)
第 七 章 转换语法	(50)
第 八 章 乔姆斯基语言学中后标准 理论的发展	(65)
第 九 章 生成语法的心理学含义	(85)
第 十 章 语言和心智的哲学	(101)
第十一章 过渡性的评价 (1997)	(113)

第十二章	乔姆斯基主义革命： 一个进展报告（1991）	（126）
附录 I	形式语言与形式语法	（177）
附录 I	有关乔姆斯基及其 背景的另一种观点	（194）

# 第一章

# 导 言

在语言学的领域内，乔姆斯基的地位不仅在当前独一无二，恐怕在整个学科史中都是没有前例的。他的第一本书发表于1957年，尽管简朴，而且相对而言不太专业化，但却使整个对语言的科学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多年以来，他在语法理论的各个方面都是无人能敌的权威。这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语言学家，或者说大多数语言学家，已经接受了乔姆斯基在二十多年前《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

中提出的转换语法理论，不是这样。至少现在世界各地有名堂的各种“学派”的数目并不少于“乔姆斯基革命”之前的学派数目。但是“转换生成学派”或者说“乔姆斯基学派”，并不仅仅是众多学派中的一种。不管他语法的理论对错与否，都是当前最具活力、最富影响力的理论；不管是谁，只要想跟上目前语言学的发展，都不能忽略乔姆斯基的理论观点。所有其他的语言学派，在某些具体的问题上以乔姆斯基的观点为坐标来为自己定位的。

然而，并不是乔姆斯基在语言学家中享有的声望使他成了一名“现代思想大师”。毕竟，理论语言学相当深奥难懂，不久之前还很少有人听说过，更不用说对其略懂一二了。现在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已被广泛地承认，人们研究它不仅为研究语言，也是因为它能够对其他学科有所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乔姆斯基。据说，在1969年春天，一千多名大学师生听了他在牛津大学就语言和思维的哲学讲座。听讲的人中很少有人在此之前与语言学有过任何地接触，但所有的人都确信，或者愿意相信，花费精力来弄懂乔姆斯基的观点是值得的，尽管这些观点有时专业性很强。这次讲学也在英国各大报刊进行了报导。

对乔姆斯基的研究尚不熟悉的读者在此一定会有疑问：像转换语法这样专业性强的领域怎么能和心理学、哲学这些更为人所熟知、显得更为重要的学科发生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会在本书的后面几章进行更详细讨论。但在此我先做一个笼统的回答。

我们常说，人类之所以与其他动物有明显的区别，不仅在于人像动物学所称的“智人”那样有着思维的能力或者智

力，而是在于人有语言能力。确实，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辩论，通常意义上的思维，除非“体现”在言语或文字中，是否还存在。不论怎样，很明显语言在每一种人类活动中都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语言，几乎连基本的交流都将变得困难。既然语言对我们所知的人类生活如此不可或缺，我们自然要问：语言研究为揭开人类本质会作出什么贡献？

但语言是什么？这是很少有人问过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当然都知道“语言”是什么；在日常对话中对这个词的使用中，我们像解释其他词语一样或者相似地解释它。然而，在这种对语言不假思索的实用看法与我们所说的“科学”解释，即更为深刻、更为系统的解释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在下面几章我们会看到，理论语言学的目的就是要对“语言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科学的回答，与此同时，为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就语言和思维关系的研究提供证据。

我们将看到，乔姆斯基转换语法体系发展的方向，正是要为一些最为突出的语言特征进行数学上的精确描述。这方面特别重要的一个现象是孩子们从本族语中推衍语法规则的能力：他们听到父母和周围的人说某些句子，就能运用其中的规则创造出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句子。乔姆斯基在他的几部著作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就是决定个别语言，如英语、土耳其语、汉语语法规则形式的一般原则，在相当的程度上也适用于所有的人类语言。此外，他声称，决定语言结构的基本原则是如此地具体、如此地确定，以至于只能从生物角度寻找解释；也就是说，只能认为是从父母遗传给孩子的，是“人类本质”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确实如此，而且像乔姆斯基所说的，转换语法是至今对人类语言结构所进行的系统描



述和解释中最好的理论，那么，显然任何想了解人类语言能力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或生物学家都必须理解转换语法。

如此说来，乔姆斯基的研究对语言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意义，主要来自人们的公认的语言对所有人类活动领域的重要性和语言结构与思维内在特性或运作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但语言并不是人类参与的唯一复杂的“行为”；至少有这种可能，就是其他形式的典型人类活动（如我们称作“艺术创作”的某些方面）也可以放进类似转换语法甚至建立在转换语法基础之上的数学框架内进行描述。现在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相信如此。对他们而言，乔姆斯基语法理论的形式是一种模式和标准。

从上面几段可以看出，乔姆斯基的影响涉及到很多学科。但迄今为止，受“乔姆斯基革命”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语言研究。他的大多数哲学和心理学观点也是从目前对英语和其他语言的研究中推衍出来的。因此，本书打算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乔姆斯基思想的语言学背景上。

乔姆斯基目前的名望和知名度并不只是甚至并不主要是由于他的语言学研究和这项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在60年代，乔姆斯基以激烈地反对美国越战的“新左派英雄”的形象举世闻名。他冒着坐牢的危险拒缴他的半数所得税，对那些拒绝参加越战的年轻人进行鼓励和支持。无疑，乔姆斯基现在的知名度，特别是在美国的知名度，主要是由于他的政治性作品和政治活动：他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他谴责那些美国政府的政策顾问。因为这些人在一个应该考虑道德问题而非专业知识的领域里公然以“专家”自居，他认为这些人在美国越战的性质、美国对古巴的干涉和其他一些